

傷寒論淺註補正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一下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男三十一歲全枝堂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藥劑部其書書瓶表核

辨太陽病脈證篇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吐傷中氣津液外泄而自汗出證亦微不惡寒發熱脾胃之氣關上之脈見細虛數

者此非本病以醫者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則胃傷而脾未傷故脾能運而腹中饑胃不能納而口不能

食三四日吐之者脾傷而胃未傷脾傷則不勝穀故不喜糜粥胃未傷仍欲食冷食朝為陽胃為陽土胃陽未傷故

能朝食暮為陰脾為陰土暮吐所以以醫誤吐之所致也前傷胃而不傷脾後傷脾而脾陰已虛故至暮吐然者以醫誤吐之所致也不傷胃非脾胃兩傷之劇證此為小逆

此一節言病由誤吐一時氣逆使然後人擬用大小半夏湯然却不知仲師無方之妙法。

述 此章凡四節皆言吐之失宜而變證有不同也

太陽病吐而不吐之但太陽病原當惡寒今吐反不惡寒不欲近衣者此為吐之傷上焦心主之氣內煩也

此一節言吐之不特傷中焦脾胃之氣亦能傷上焦心主之氣也

病人脈至其名曰數數為熱證與虛果為熱當消穀而引食而反作吐者此非熱以過發其汗

令陽氣微胸膈中故膈之氣亦虛脈乃數也數為外來客熱非胃中之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

吐也

上二節之吐言以吐致吐此節之吐言不以吐而致吐也

補 曰此與金匱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同義蓋陽氣微是指陽明胃中之氣微膈是胸前膈膜通於胃脘之處膈膜由胸前上通於心包心火之所以生土者皆由心包傳入膈膜以薰化胃中之飲食而心又主血脉西醫言心體跳動不休脉即應之而動今以膈氣虛心火不能生胃土而客氣乘虛入於膈中擾亂心主之血脉乃是數象是此數脉非陽明胃中本熱乃乘虛外來侵膈中之客熱也客熱在膈不在胃中故胃中仍虛冷所以吐也淺註隨支敷衍未能了晰又西醫之說詳吾醫經精義與內經論脉相合讀者當參攷之

病證在疑似不可定之 **太陽病** 既過經 不解當辨其病留於何經之分 十有餘日 或留於陽明心下温 際必求諸病人之情 大便反溏 而腹微滿 以大便與腹為太陽之所主也

温欲吐而胸中痛 主也或留於太陽之分則 **大便反溏** 而 **腹微滿** 以大便與腹為太陽之所主也

心脾胃 **鬱鬱微煩** 然以上諸證或虛或實不 **先此十餘時自** 料其病 **極吐極下** 而後適者此謂可與

不和故 **鬱鬱微煩** 無疑議必須審病人之情 **先此十餘時自** 料其病 **極吐極下** 而後適者此謂可與

調胃承氣湯 微和 **若不爾者** 證則 **不可與** 若 **但欲嘔** 而無心下 **胸中痛** 而無鬱鬱 **微溏** 而無腹

非柴胡證 况敢遽認為承氣證乎然則承 **以** 其 **嘔** 即是温温 **故知** 先此時 **極吐下也**

此一節言病證在疑似間而得其欲吐之情為主兼參欲下以定治法甚矣問證之不可不講也

太陽病 六日已過 **七日** 正當太陽表證仍在 脉則宜 **脈微而沉** 是邪不在表而在裏矣太 **反不結胸**

是病不在上 **其人發狂者** 邪熱內盛通亂 **以熱在下焦小腹當硬滿** 然小便與血皆居小腹 **小便自**

利者 知不關膀胱之氣分而在下 其血乃愈 所以然者 以太陽之表 隨經而 痰熱在之 少腹裏故也

抵當湯主之。

此與桃核承氣證不同。彼輕而此重。彼為熱結膀胱。乃太陽肌腠之邪。從背脊而下結於膀胱。此為痰熱在裏。乃太陽膚表之邪。從胸中而下結於少腹也。

補正曰：狂為實證。微為虛脉。何以脉微反主狂哉。蓋狂雖是實。乃陰分血實。非陽分氣實也。金匱言陽氣虛者為狂。謂狂為陰分之血實。而陽分之氣反形其虛。此脉之微亦正是陽分氣虛。知病不在氣分也。沉脉應病在裏。承上文太陽證來。則太陽之氣出入於胸中。脉應在裏。當結胸。今反不在上焦胸前之膈膜中。不為結胸。而其人發狂者。內經云：血在下如狂。以熱在下焦。膜網又室之內。是為血室。血結為死魄。魄亂其魂。是以狂也。血室後連大腸。前連膀胱。正當小腹之間。故小腹當硬滿。設熱結在膀胱。則小便不通。今小便自利者。知不在膀胱。乃在血室中。當攻下其結血。使從大腸濁道而出。乃愈。所以然者。以血室之油膜。上連板油。而著於背脊。太陽經行身之背。隨經痰熱。從背脊入血室之裏。不從胸入。故不結胸。不在膀胱中。故小便自利。背脊連油膜。從血分入。故入血室。若夫熱結膀胱。是從胸前上焦氣分。從水道決瀆之路而入。故入水府。修圍不知三焦膀胱原委如此。是以從入之路。被其倒亂也。

抵當湯方

水蛭三十個 熬

蟅蟲三十個 熬去翅

桃仁三十個 去皮尖

大黃三兩 酒浸

上四味。剉如麻豆。

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張令韶曰

太陽有經與氣之分。亦有外與表之別。桃仁承氣證。熱結膀胱。乃太陽肌腠之邪。從背脊而下結於膀胱。故曰外不解者。尚不可攻肌腠為外也。抵當證。痰熱在裏。乃太陽膚

表之邪從胸中而下結於小腹表氣通於胸故曰表證仍在反不結胸皮毛為表也蓋太陽之氣從胸而出入太陽之脈循背脊之下絡膀胱經病外邪從背而入結於膀胱者詳於桃仁承氣湯方註而氣病表邪從胸而入不涉於膀胱故不曰熱結膀胱而曰反不結胸熱在下焦蓋下焦即胞中衝任二脈之所起也衝脈起於氣衝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亦居小腹故前章曰小腹急結此章曰小腹硬滿急結者急欲下通之象不必攻之故曰下者愈只用桃仁承氣足矣此曰硬滿全無下通之勢故不曰血自下而曰下血乃愈言必攻而始下也非抵當不可二證之分別如此又曰太陽病六七日正當太陽主氣之期表症仍在脈當浮今微而沉者氣隨經絡沉而內薄也內薄於胸當結胸今反不結胸者知表邪從胸而入下於陰分陰不勝陽故發狂狂熱在下焦飛一小腹硬滿硬滿而小便自利便知其不在無形之氣分而在有形之血分也方用蟲蟲水蛭一飛一潛吮血之物也在上之熱隨經而入飛者抵之在下之血為熱之痰滯者當之配桃核之仁將軍之威一鼓而下抵拒大敵四物當之故曰抵當

血之與水以小便之利與不利分之請再申其說 **太陽病** 於胸而陷 **身黃脈沉結少腹硬** 小便不利者乃脾氣不能轉為無血也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 非水聚為血聚 **血證諦也** 必諦審其果是血證方可以 **抵當湯主之** 否則不可姑試也

此一節申明上文小便自利之義也喻嘉言云此條乃法中之法也見血證為重病抵當為重藥後人辨證不清不當用而誤用與夫當用而不用成敗在於反掌故重申其義也

內經云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傷寒有熱** 至所有之熱皆歸於少腹故 **少腹應滿** 小便不利今反利者 熱歸血海為有血也 但血結陰位卒 難蕩滌投藥過多恐傷中氣故當緩下之 然又恐藥力太微病根深固難拔故應用之藥宜盡數以與之 **不可留餘藥宜抵當丸**

此一節變湯為丸分兩極輕連滓而服又法外之法也

抵當丸方 水蛭 二十個 蟅蟲 二十個 桃仁 二十個 大黃 三兩 上四味 煎去翅 去皮尖 酒浸 時周

杵分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 **時時當下血** 若不下者更服 時時周

陳修園曰 抵當之脈浮取微而沉取結按曰微而沉非沉微也故又以沉結申之抵當之證發狂小腹痛滿小便自利其中又有發黃病審其小便不利為膀胱之氣不化小便自利非

膀胱之氣不化為下焦之痰不行以此方之難用又不可不用不得重申其義也然此為抵當
湯丸二證公共之辨法也師又以抵當丸方法者着眼在有熱二字以熱痰於裏而仍蒸於外小
腹又滿小便又不利而反自利其證較重而治之不可不急遽故變湯為丸以和治其氣味令其
緩達病所曰不可餘藥者謂連滓服下不可留餘庶少許勝多許俟時時下血病去而正亦無
也傷

雖然辨蓄血者既以小便利為斷矣然不詳審其主證而並辨其兼證恐專執小便利之一說概認
為血證亦非辨證之法內經云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
膀胱太陽病小便利者以其飲水之多夫飲水多而小便利則水氣不洩應必心下悸也是以
故勝膀胱

便少者氣不施化必苦裏急也豈獨血證然哉

正曰淺註以心下悸與小便少者作一串說反形迂曲蓋上節以小便利不利分有血無血此

又以小便利不利分水之在上在下謂小便利者水不結在下以飲水過多必停在胸膈間上凌
心火而心下悸是水在上故膀胱不裏急也若小便不利者以飲水多不停胸膈間必下結於膀

胱無上凌心悸之證必有苦裏急之證矣詞甚爽直讀者當玩

張錢塘云上節以小便利不利而辨其血之有無此又以小便之多少而驗其水之有無總結前三節之意以見不可概認為血證其章法之精密如此

問曰吾聞太陽病竟有不能出入內外結胸少陰主樞竟不能樞轉藏結其病狀何如答曰結有正有邪太陽之

正氣與邪氣共結於胸膈有形之間故按之則痛寸以候外太陽脈浮關以候中病氣闕脈沉此名曰結胸也

張錢塘云此章論結胸藏結痞氣之證直至病胸素有痞方止其中

何謂藏結答曰胸雖不結陰邪如結胸之狀而內則發於少陰不知結胸之飲食如故下干於時時

下利寸脈浮為少陰之神關脈小細為少陰之藏沉緊為少陰之藏氣結名曰藏結舌為心之舌上

白胎滑者

陰寒甚於下而君火衰於上也病為難治。

○藏結之狀既明而藏結之證不可不講藏結發於少陰少陰上

則藏結無陽證

少陰主不見樞今病不見往來寒熱是以出也陽動而陰靜故

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為君火衰微而陰寒

氣盛不得不可攻也切戒之曰

此承上文而言藏結之證也

正曰藏結是言下焦膜油中之夾室即血室丹田之中也與金匱婦人臍燥之臍皆指此言非

泛言五臟也血室胞宮其膜上通胸膈下通大腸故上如結胸而下則時時下利兩面夾寫出藏

結之所在凡血室有熱則發於膜腠之間而為往來寒熱藏結皆是陰結無陽證也故不往來寒

熱仲景此章歷言胸膈脇膜下焦膜油而並詳丹田之結通身膜網已詳矣修園於此尚欠分曉

又詳於下痛引少腹入陰筋節

少陰上火而下水其氣交會於陽明中土故脈現於關沉與結胸無異而小細緊為臍陰虛寒結

證所獨也

按程郊倩云

浮為寒傷表脈沉為邪入於裏脈上節單言沉沉而有力量也此節兼沉小細緊而言脈之分別如此

今試言結胸之因并詳其狀及其治

病發於太陽

太陽主外宜從汗解

而反下之

則熱

邪乘虛而入有形之間

因作結胸病發於少

陰少陰主裏當救其裏

而反下之

邪若結於下則為藏結矣因而不作痞

因

痞症發於陰原無下法不以下之早

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試再由其因而更詳其狀

結胸者

氣結於內遠不外行於項亦拘緊

強有

如柔瘕

反張

狀下之

令內之結氣一通

則輸自

和宜大陷胸丸方

火之化也

張錢塘云

此言結胸藏結之所因而於藏結之中復又推言痞結以見痞之同發於陰而不與藏結同義藏結結於下而痞結結於上也結下者感下焦陰寒之氣結於上者感上焦君

大陷胸丸方

大黃 半斤

葶藶 半升

芒硝 半升

杏仁 半升去皮尖熱黑

上四味搗篩二

味。納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

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效。禁如藥法。

蔚按

太陽之脉上循頸項太陽之氣內出於胸膜外達於皮毛其治法宜從汗解今因汗而反下之則邪氣因誤下而結於胸膈之間其正氣亦隨邪氣而內結不能外行於經脉以致經輸

不利而頭項強急如柔痙反張之狀取大黃芒硝若鹹以泄火熱甘遂若辛以攻水結其用杏仁葶藶奈何以肺主皮毛太陽亦主皮毛肺氣利而太陽之結氣亦解矣其搗丸而又納蜜奈何欲峻藥不傷其腸胃也

然亦有不可下者當以脉為斷

結胸證

寸脉當浮關其脉竟浮而大者。浮為在外大為正虛邪結於不可下。設下之

裏氣一泄正氣無所依歸外離而內脫則溲散死

此言結胸證乃太陽之正氣合邪氣而結於內。若脉見浮大是邪實固結於內正虛反格於外也

張錢塘云

正者主也客者邪也正邪並結者客留而主人仍在故可下之邪結於中而反正格於外者主人去而客留故不可下也

太陽

中風之病其脈浮而動數。越故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

虛

病太陽之脈表則頭痛。熱化則發熱。凡傷風必自汗汗少則惡風汗出多亦必惡微盜汗出而反惡寒

者

乃中風稽久之證雖不表邪未嘗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脈變遲。膈氣。拒而痛

胃中

被下。空虛。客氣。動膈。則呼吸之氣不相接續故短氣。上下水火之

煩熱煩燥之極則

心中懊懣

此皆

陽之

氣

隨邪

內陷

心下

因硬

則為

結胸

以

大陷胸

湯主之

若不

結胸

而

臨

於太陰濕土之分則

但頭汗出

津液不

能旁達

餘處

無汗

劑頸而還

若

小便不利

濕熱因無去路鬱

於內而熏於外

身必發

黃也

黃也

此一節言中風誤下而成結胸也

正曰脉動應頭痛脉浮應發熱數為虛則應盜汗若果內虛則不惡寒今反惡寒者乃表邪未解非內虛也在表宜散醫者不知表散而反下之則動數快利之脉反變出艱遲之象此非虛寒脉遲乃因下後阻抑其脉使不快利脉被其阻則不易出况胸膈間為正氣往來之路為邪所入正氣拒之則為拒痛蓋正氣生於氣海上於胸膈尤賴胃中氣實有以托之則正氣外出邪不得入今下後胃中空虛不能扶托正氣遂令客熱之邪得入膈中行動不止正氣因與相拒也膈中者呼吸之道路也邪正相拒則呼吸之路不通利故短氣邪內犯則煩正難出則躁煩躁之極心中懊懣所以然者人之元氣生於膀胱水中透入氣海而上於胸膈氣生於水為邪所阻陷於胸中則仍化為水與邪熱結是為水火交結心下因硬則為結胸此仲景自行註解之文淺註不知膈間膜油下達氣海內通心也下達口鼻外通皮毛是以註多不晰又下文若不結胸是胸前之膈通利則氣得上出故但頭汗出餘處無汗是邪熱從周身皮毛陷於肥肉膏油之內則周身膜油氣不得出故無汗若小便利則水得下瀉不與熱蒸小便不利者水壅於內必與熱蒸從肥肉肌腠中必發出黃色是黃證乃邪熱阻於通身之油中陷胸是邪熱阻於胸前之膜中陷胸是水

火相結發黃是水火相蒸必知邪正水火之理又必知膜油之別然後知仲景連及黃證是與胸互相發明也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 去皮

芒硝一升

甘遂一錢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

升去滓納芒硝煮一兩沸納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蔚按

大黃芒硝苦鹹之品借甘遂之毒直達胸間之飲邪不專滲胃中之邪穢也湯與丸分者丸者瀉滲必盡也 陳師亮曰結胸者結於胸中而連於心下也身之有膈所以遮上下也膈能拒邪則邪但留於胸中膈不能拒邪則邪留胸而及於胃胸胃俱病乃成結胸如胸有邪而胃未受胃家實之陽明病皆非結胸也故必詳辨分明始無差誤

結胸亦有不下者傷寒六日為一經七日又當來復於太胸則傷寒之邪鬱而為熱實其症重矣脈沉而且緊

沉為在裏緊則心下痛按之如石之硬者非他藥所可攻必以大陷湯主之

此一節言傷寒不因下而亦成結胸也

補 且熱實二字見另有寒實結胸不在此例詳於下文醫者當細辨也又凡緊脈今法只斷為

寒不知緊是絞結迫切之形無論寒熱但是絞結迫切等證皆能見此脈形通考仲景脈法自見

太陽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蓋胸中為太陽之裏復作往來寒熱者乃太陽藉樞轉之機仍欲外出可與大柴胡湯其

機以導之若不往來寒熱但結胸而無大熱者此為太陽水之氣不行於結在胸脇也無汗但頭上微汗出者

水逆於胸而不大陷胸湯主之今水氣泄於下而正氣運於上則樞轉亦利矣蓋大柴胡湯為樞轉

能外泄也以之捷劑而大陷胸湯為泄邪之峻藥雖不能樞轉然邪去而樞轉亦

何難

傷寒淺註補正一下

補 曰熱結在裏。則似結胸矣。使不往來寒熱。而但見煩痛大熱等證。便當用大陷胸湯。今復有往來寒熱。則熱邪雖結入於胸中。而正氣尚欲達於身外也。宜用大柴胡湯。有大黃以奪其結熱。有柴胡湯以達其正氣。為表裏兩解之法。若但結胸。無往來寒熱之證。且無陷胸等煩躁之大熱證者。此為水結在胸脇間。非熱結也。使純是水。則火不上蒸。無頭汗矣。便不得用大陷胸矣。乃雖無大熱。而尚有熱。雖火不結。而尚能上蒸。為頭汗出。則不但水結。尚兼火證矣。故宜以陷胸湯。奪去其水。兼瀉其火。大柴胡證。是邪結而正欲出。此證是水結而火尚炎。淺註將水結以下。盡解作水證。與文法方治均未合。

張錢塘云

此言太陽不能從樞以外出。以致水逆於胸。而成結胸也。太陽寒水之氣。內出於胸脇。外達於皮膚。從樞以外出。則有寒熱往來之象。不能從樞以出。而結於胸脇。有形之間。則無形寒水之氣。遂結而為有形之水矣。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

亡其津液。津液亡於下。故

不大便。

自不大便。起計有

五六日。

又值陽明主氣之期。津液亡於上。故

舌上燥而渴。

旺於申酉。日晡所小有潮熱。是兼見陽明之燥證然。

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

則知陽明又不如此。危惡承氣湯恐四面不能周到。

以大陷胸湯主之。

此一節言汗下亡其津液。而成燥結胸之證也。張錢塘云。內經謂二陽為維。謂陽明統維於胸腹之前也。夫太陽由胸膈而出。入是胸膈為太陽出入之門戶。心下至少腹。又陽明之所綱維。兩經交相貫通。故病太陽兼有陽明朝熱之證也。

補 曰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是指胸膈連中下焦之膜中。皆有結熱。又兼日晡潮熱不大便。

則大腸中亦有結熱也。凡言潮熱皆應大腸燥。金申酉旺時而熱。大腸與下焦膜網相連。大腸既有燥熱硬滿。又抵少腹。則在下焦膜網之中。與大腸熱氣相合矣。仍用大陷胸湯。使膜中腸中之結並除。乃愈。上文結胸。而心中懊憹者。是邪從上焦膈膜而上合心也。此節結胸。而日晡潮熱者。是邪從下焦膜油而下合大腸。讀者互勘。可得三焦與臟腑相連之理矣。

鉅結胸證又必有大小之分也。小結胸病。止從胸而結於胃絡。正在心下。不比大結胸之高在心間。按之則痛。不比大陷胸之脈浮而滑者。浮為在外滑則為熱裏雖結熱而經氣仍欲外達之象。以小陷胸湯主之。

此從結胸證中。而又分出小結胸證也。

正曰。大結胸證。仲景止言心下硬滿。並未言其高在心間。謬添此語。蓋不知心下。是指膈膜言。心火下交於血室。要從此膈中行。膀胱水中元氣。上於肺為呼吸。亦從此膈中行。水火交結於膈中。即為結胸。無分大小。結胸皆是水火結於膈間。膈間正當心下。凡仲景書所謂心下。皆指此膈間而言也。膈間結而分大小之名者。小結胸亦止在心下。不連腹脇。大結胸則下連脇腹。皆指膈與脇腹之膜言之。修園不知膈與中下之膜相通。又不知正在心下之文。是承上節。從心下至少腹言。此不至少腹。而正在心下。也是水火之結較輕。故攻水不用甘遂。而止用半夏。攻火不用硝黃。而止用栝萸黃連。且栝萸瓢格似膜。故入膈膜。淺註言結於胃絡。亦未盡合。

小陷胸湯方

黃連 一兩

半夏 半升

栝萸實 大者一個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萸取

三升。去滓。納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張令韶曰

氣分無形之邪結於胸膈之間。以無形而化有形。故痛不可按。而為大結胸證。結於胸中。脈絡之間。入於有形之經絡。而仍歸於無形。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而為小結胸證。

方用黃連以解心下之熱。半夏以舒脈絡之結。括萸延蔓似絡性寒涼而實下行所以導心下脈絡之結熱從下而降也。若大結胸證亦用此湯藥不及病多死。又曰氣無形者也。經有形者也。以無形之邪結於胸膈之內。故用大黃甘遂輩從有形之腸胃而解結於脈絡之間。又用黃連半夏輩從無形之氣分而散其經氣。互相貫通之理。徐靈胎曰：大承氣所下者燥屎。大陷胸所下者蓄水。此所下者為黃涎涎者輕於蓄水而未成水者也。審證之精用藥之切如此。

小結胸之病雖曰止至於太陽病。過二日而三日。正當少陽主氣之期而不能得少不能臥。起不安。而胸而經氣則上下而相通。太陽病。過二日而三日。陽樞轉無以自達。遂覺卧不安而不能臥。起不安。而

但欲起。能病氣不外轉。心下必內結。其脈微弱者。此太陽本有寒分也。何以言之。太陽本寒而標熱反其

誤認為反下之。若利止。邪不下必作小結胸。利未止者。當四日。太陽主復下之。氣隨下陷。變本寒而

標熱而反下之。若利止。邪不下必作小結胸。利未止者。當四日。太陽主復下之。氣隨下陷。變本寒而

遂從此發作。而協太陽熱下利也。此一節言小結胸。而復推上下之經氣相通也。

正曰：解本有寒分為純寒。解協熱利為寒變熱。詞理牽強而於必作結胸之故更不明矣。不知

寒分之分。作股分解。謂不能臥。但欲起。心下結已具太陽之標熱。有六七分矣。熱則脈不當微弱。

今脈微弱者。此是熱證中兼有太陽本寒二三分也。兼有寒便不當下。醫反下之。若熱不下陷而

利止。寒反上湊而相結。則為寒熱結胸。若利未止。又下之。則寒水不上湊。而標熱盡下陷。是為協

熱利也。寒熱水火進退之情如此。

經氣不獨上下相通而內證未罷。必下之。其邪陷入變其脈促。為陽邪甚於內。不作結胸

者。胸中必有邪。惡言此為欲解而未也。若脈浮者。病干上焦。其脈道近此。必結胸也。脈緊者。陽寒脈

於咽喉故。必咽痛。脈弦者。是邪臨於胸。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細屬陰。數主熱。是陽邪臨。頭痛未

止脈沉擊者。沉屬裏。擊主寒。太陽寒邪侵入陽明故。必欲嘔脈沉滑者。沉屬裏。滑為水。太陽之邪陷於太陰。水流濕也。故。協熱利脈浮滑者。主

風滑主熱。風性浮。動于動厥陰故。必下血。

上節言上下經氣之相通。此節言內外經氣之相通也。

內因之水結而不散。則為結胸之證。而病在太陽。表應以汗解之。若反以冷水灌之。若於病人灌之。外因之水入於皮膚。亦有小結胸之患。

其在表熱被冷水却不得去。表未用瀰更熱。益煩。汗孔閉而肉上。結粒粟起。熱却於外。意欲飲水。寒

制其反不渴者。宜服文蛤散。文蛤散其水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助脾土以轉輸。仍從皮膚而散之。寒

結胸無之。肌表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苦寒泄熱為反。白散。辛溫散結為。亦可服。

此一節於小結胸外。又補出寒實結胸證也。

正曰。濕之是外澆冷水灌之。是內飲冷水。其熱被外之冷却。則不得出。被內之冷却。又不得入。

遂止於肌肉之間。進退兩難。故彌更益煩。水氣與熱結於皮肉間。而起粟粒。是熱與水不結於胸

中。而結在軀殼皮肉之間也。熱在軀殼。故意欲飲水。胃中無熱。故反不渴。與但欲漱水不欲飲水

同意。但欲漱。是熱在經脈。不在胃中。此是熱在皮肉。不在胃中也。故用文蛤散。上起紋。有疙瘩者。

今之蚘子是矣。用其殼。以治人身軀殼外之粟粒。滲水利熱。形象皆合。淺註解灌瀉。皆是外澆冷

水。不知反以字若字。顯分兩層。肉上又實指出。是軀殼外。文蛤亦是用殼。故能解皮肉間之熱。與

水也。若不差。與五苓散。亦正是散熱利水。行皮肉間之藥。此皆熱與寒水結在外者也。若因寒水

灌瀉。熱去寒留。不結於皮肉間。而內結於胸中。為寒實結胸。無煩欲飲水之熱證者。又當專溫其

裏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皆溫其寒。不得用大小陷胸湯矣。按三物小陷胸。必另是一方。非小陷胸湯也。淺註即作小陷胸湯解。於寒實二字不合。且上文有結胸熱實之文。正與此對。又本節承接轉換。一線到底。淺註亦欠分曉。

文蛤散方

文蛤 五兩

上一味為散。以沸湯和一錢七服。湯用五合。

男元犀按

太陽病不發汗。而以水瀉之。致在表之陽反退。却於內而不得去。師取文蛤為散。味鹹質燥。以滲散其水氣。若不瘥者。用五苓助脾以轉輸之。俾仍從皮膚而散也。柯韻伯謂此等輕劑。恐難散濕熱之重邪。金匱要略云。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主之。又云。吐後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主微風脈緊。頭痛。審證用方。則彼用散。而此則用湯。為宜。附文蛤湯。文蛤五兩。麻黃甘草生薑各三兩。石膏五兩。杏仁五十枚。大棗十二枚。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汗出即愈。張令韶曰。前論內因之水結於胸膈。而為大陷胸湯證。此論外因之水入於皮膚。而肉中粟起。或為小結胸證。如水寒實於外。陽熱却於內。而為虛寒結胸。無肌表之熱證者。與小陷胸以解其內之熱。結白散辛溫。可以散水寒之氣。總之寒實於外。熱却於內。或用苦寒以解內熱。或用辛熱以散外寒。隨時制宜。無不可也。

白散方

桔梗 三分

巴豆 一分

去皮心 煮黑研如脂

貝母 三分

上三味為散。納巴豆更於白中

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身冷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水以漢之洗之。益令熱。却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如上法。

蔚按

巴豆辛熱。能散寒實。而破水飲。貝母開胸結。梗開肺氣。不作湯而作散。取散以散之。義也。連熱粥者。助巴豆之熱勢。以行之也。進冷粥者。制巴豆之熱勢。以止之也。不用水而用粥者。藉穀氣以保胃氣之無傷也。

既有結胸之證。亦太陽與少陽併病。二陽之經。脈交會頭項。強痛。而行於頭受邪。則目眩。或旋暈眩。即有如結胸之證。亦太陽與少陽併病。於頭項受邪。則頭項強痛。而行於頭受邪。則目眩。或旋暈眩。

頭如覆冒。夫病在太陽則結胸病在少陽則脇下痞硬而為心下痞硬者當刺大椎第一

間。以泄太少并病肺俞以通肺氣斯膀胱之氣肝俞以瀉少陽之邪蓋以慎不可發汗以竭其經脈

誤發其汗則經脈燥謔語相火熾脈弦若五六日謔語不止與厥陰之風相合火得風而愈熾矣當

刺肝期門迎其氣以奪之

此一節言太陽少陽并病涉於經脈而如結胸宜刺以瀉其氣也并者猶秦并六國其勢大也

按圖經云大椎一穴在第一椎上陷中手足三陽督脈之會可刺入五分留三呼瀉五吸肺俞

在第三椎下兩旁相去一寸五分中間脊骨一寸連脊骨算實兩旁相去各二寸下做此足太陽脈氣所發可刺入三分留七呼得氣即瀉肥

人可刺入五分肝俞二穴在第九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五分宜晚上實折可刺入三分留六呼期

門二穴見上章

病在經脈而如結當表邪方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當表邪方經水適來蓋經水乃衝任厥陰之所主而衝得病

之期至而八日正值陽明主氣之期邪熱除而脈遲身涼已離表症衝任厥陰俱循胸脅之間故胸脇下滿如結

胸之狀而且熱與血搏發謔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治者握要而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何以謂之實邪感則

也實

此節合下一節皆言婦人熱入血室病在經脈狀如結胸者正可以互證而明也

正曰淺註言衝任厥陰循胸脇之間不知衝任厥陰起於血室而血室即下焦油膜中一大夾

室也上連兩脇之板油又上連胸膈間之油膜熱入血室連及板油胸膈則脹滿如結胸狀但論

脈而不論膜。未知仲景。原言胸膈之旨矣。又期門穴。在肋骨盡處。當胸前膈膜之端。膈膜前連胸。

後連肝。故稱期門穴為肝募。募即膜也。當膜之端而瀉之也。知此則知結胸血結。所以相之故矣。

經水未來因病而適來者既明其義。婦人中風七八日。身涼而復續得寒熱發作有時。其經水已來矣。經水已來因病而適斷者何如。蓋婦人中風七八日。身涼而復續得寒熱發作有時。其經水已來矣。

適斷者。果何故哉。蓋以經水斷於內則寒熱。此亦為熱入血室。其血阻則必結。結於衝任厥陰之

不在表而在表裏。發於外雖以經水適來者不同而。此亦為熱入血室。其血阻則必結。結於衝任厥陰之

之間仍屬少陽。故使如瘧之狀。發作有時。以小柴胡湯主之。達經脈之結仍藉少陽之樞以轉之俾氣行而血亦不結矣。

此一節承上文而言中風熱入血室。其經水已來而適斷。當知異中之同。同中之異。各施其針藥之妙也。

正曰在表裏之間仍屬少陽。此不但與血證未明且於瘧證亦不明矣。蓋邪在表裏之間只能

往來寒熱而不發作有時。惟瘧證邪客風府。或瘧母結於膈下。膜油之中。衛氣一日一周。行至邪

結之處欲出不得。相爭為寒熱。所以發作有時也。夫衛氣者發於膀胱水中。透出血分。血為營。氣

為衛。此證熱入血室。在下焦膜網之中。其血必結。阻其衛氣。至血結之處。相爭則發寒熱。衛氣已

過則寒熱止。是以發作有時。與瘧無異。原文故使二字。明言衛氣從膜中出。血結在膜中。故使衛

氣不得達也。用柴胡透達膜膈而愈。知熱入血室在膜中。即知瘧亦在膜中。膜透出肌肉為腠理。

修園但言半表半裏。知外之腠理。不知內之膜油。於仲景精意未明。

熱入血室不獨中風。婦人傷寒。寒鬱發熱。當其經水適來。過多不止。則血室空虛而熱邪遂乘虛而

有之而傷寒亦然。婦人傷寒。寒鬱發熱。當其經水適來。過多不止。則血室空虛而熱邪遂乘虛而

主氣之陽。晝日明了。主血之陰。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醫者當於其經水適來而定其證。曰此為熱入血室。非陽明胃